

那时我小，父亲年轻

□ 韩星星

那时，我还小，父亲还年轻。我像父亲的尾巴，乐此不疲地追着时光，打转……

最初的记忆，像黑白电视，影影绰绰，动荡不安。这是父亲造成的！他喜欢抛起我，任凭我如何挥舞双臂，总飞不出他的五指山。末了，父亲把我骑在他的脖子上，雄赳赳地招摇过村。

我的童年，是站在父亲肩膀上度过的。这让我看得很远，却也轻易就忘记了父亲。

那时，电视还稀罕，隔三差五唱台戏、放场电影，就是精神大餐了。我爱凑热闹，父亲爱听戏，俩人一拍即合。我太矮，父亲的肩膀就成了雅座。看到兴起，手足舞蹈，父亲跟着花枝乱颤。有时，乐极生悲，一个趔趄，踉踉跄跄，人仰马翻，惊起“哇”声一遍。

父亲功力深厚，力大无穷，扛我三四个小时，腰不酸、腿不痛，回家还一蹦一跳的。

那时，父亲是我的英雄。我渴望像他，“力拔山兮气盖世”。动辄，我就

和他比试，比饭量、比力量、比体重、比身高……每次都铩羽而归。我不气馁，有足够的时间追。或许，父与子，就是刻舟求剑的把戏。父亲是没动，但我刻在他身上的标记，一年年漫过他，捞不回一寸光阴。

父亲文韬武略，英雄盖世，却过不了母亲这关。他也不在乎，还美其名曰：英雄本色。

父亲喜欢看书，不挑食，名著、野史，同样爱不释手。空闲时，他会吼一嗓子，说一些志怪、英雄、书生……也是那时，我爱上了读书——课外书。这让母亲很生气。在她眼里，父亲读书和我看课外书，都是不务正业。她本指望父亲辅导我，这下倒好，还把我拉下了水。

母亲严防死守，敌不过父子齐心。白天没机会，就晚上，蒙上被，打着电筒看。

父亲识字少，读得慢。这让我们的阅读步调不一，经常争执不休。最后，惊醒母亲。她掀开被窝，逮个正着。书

没收，各打五十大板：对我一顿熊，对父亲一顿骂。那时，我们只顾沉迷于故事，都没发现，我正完成着对父亲的超越——读书识字，就是我的突破口。

读四年级时，父亲就难以辅导我了。知识就是力量，我也有了力气，开始把父亲比下去。

从家到学校，有五六里地。雨雪天时，都是父亲送我。他骑着那辆破“凤凰”，载着我。夏天，我坐在前杠上，兜风；冬天，我躲在后座上，保暖。砂疆路起伏起伏，就像儿时，他抛起我，接住……一辈子，他似乎一直在送我。如今，那铁打的“凤凰”都没了，他还在送我。

无论甲骨文、金文，还是小篆，“父”都是一个弯腰拉弓的形象。父亲挽着时光，奋力弓腰、拉弦……把我“射”进城之后，他也变形了，蓄力弓起的腰，再也回不去了。

现在，我长大了，父亲却老了。他像我的影子，步履蹒跚地守望着我，在往事里打着瞌睡。

运草车(外二首)

□ 王田喜

运草车在乡路上
不紧不慢地踱着牛的步骤
道边的白杨英姿挺拔
不时有叶子，恋恋不舍地飘落
一个硕大的火球擦着草垛
点燃了夕阳。我赶车的父亲
平静而安详

父亲语录

父亲手术醒来后
母亲一边问疼不疼；一边
哭着告诉他，肠子
拿出那么大一截儿……
父亲看着我们说：没事，要啥给啥
这次还好是肠子，不是命

祈祷

父亲病重，住进了医院
我为父亲喂水、喂粥
父亲的嘴在本能地吞咽
失去了其他的知觉
看着骤然瘦小了的父亲
恍惚中，我的脑海里
蒙太奇出另一种画面
父亲不厌其烦地
给小小的，什么都还不懂的我
一口一口喂饭
现在分明我是父亲
他变回了儿子。一瞬间
泪水冲破了禁锢
滴落到病床上。我在
心中默默祈祷：再多给他
一些时日，让我做父亲
他做儿子的时间
再长一点，长一点

父亲是大海，我是小溪

□ 江悠悠

一把铁锤
敲打了苍凉的一生
几根簋子
在岁月的淬火里抹平
一把锄头
雕刻了一方黄土
一根扁担
担起了生活的忧愁

而我自从来到人间
啃了你的肉
吸了你的血
而你却还把我举高高
为了家
你没有留住青春的时光
却留住了风雨
变成了你的风湿
为了家

你就像一头牛
一辈子
拴在了这方土地上

多少年来
我都在丈量与你的距离
现在，才陡然发现
你是大海
我只是一条小溪

凝望父亲的皱纹

□ 王双发

斑驳的老屋
坚守故土一生的父亲
你孤独了吗？
时光在流淌
而你，站在时钟的上游

六月，向花朵挺进的时节
夏雨打湿了你的倔犟
你用一生的时间
将那熟悉的田地耕了又耕
你是能走动的庄稼
用沧桑和皱纹昭示着
另一种拾遗

父亲是农民，会写诗——锄头是笔，汗水是墨，一块块田地，就是他写诗的稿笺。

乡土诗人(散文诗)

□ 张承新

父亲写一首诗，常常要花费很长时间。一茬小麦，从播种到收获，要经历秋冬春夏四季。这就意味着父亲想完成麦子这一首诗，几乎要用一年的时间。其中，父亲为此付出了多少辛勤的守望？只有秋末的晚风和冬天的雪花知道，只有料峭的春寒和烘烤的炎夏知道。

父亲写诗，总是沿着二十节气的方向前进，以春耕为起句，以秋收为圆满收尾，一步一个脚印，没有花前月下的轻松与浪漫，只有像老黄牛一样沉重的喘息。每写一行，都有辛勤的汗水落下；每完成一篇，都要凝结父亲无数的心血。

父亲写诗，总是热情地歌唱美好的生活，梦想在蔚蓝的天空中飞翔，希

望在肥沃的田野里生长。没有暴风雨后的颓唐和叹息，只有父亲那永不服输的执着。每写一行，我家那些平淡的日子就增一分色彩；每完成一篇，我家那些清苦的岁月就多一分甜蜜。

父亲写诗，爱写组诗。比如，他写麦子，会忙里偷闲兼写油菜和蚕豆。比如，他在写水稻的同时，还在写山芋、花生以及黄豆，于是，每逢收获之时，我总能享受到更多硕果的芳香。

父亲写的诗，每一篇都精彩——总能引来阳光来欣赏，点评满满的正能量；总能引来细雨来弹唱，唱出麦苗青青的好文章；总能引来轻风来朗读，读出稻花盛开满天香。

读父亲写的诗，我满眼都是崇敬的光。

